小學考

小學考卷三十三

資政大夫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廣西南康謝啓昆編

聲韻五

歐陽氏德隆增修校正押韻釋疑

直齋書錄解題五卷

存

陳振孫書錄解題曰進士廬陵歐陽德隆易有開譔凡字同義異字異義同者皆辨之尤便于場屋

袁文焴序曰韻之有釋尚矣惟學子獨拘焉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故李文定學識南宮一賦不免有落韻之失范蜀公聲詩彩霓二字亦誤爲主司所黜甚矣

字釋不可不正也廬陵歐陽德隆余同升夢得貢士研精聲律卓爲儒宗與其友易君有開輯爲一書名曰押韻釋疑字有其釋釋有義義有其據本之經史子集參以省監程文其或字同義異義同字異莫不印之古訓斷以己見使彈冠棘闈者無涉筆之疑持衡藻鑑者免遺珠之恨書成屬予序之余曰今夫晚學後出仄仄平平稍入詞人律呂而中有司程度摘髭收第拾芥取青視爲易然奚暇究心于字義之正否歐君以賈誼才袖相如手蜚場屋之英聲而不爲揣場利乃袪衆惑以傳諸人用心亦宏矣雖然是書之作豈特爲進取計若夫夜燈課兒秋檠對簡聽韓

戀瑟側之音認曹娥剜碌之字載酒問奇不必過子雲其必之歐陽氏云紹定庚寅中元日

郭守正跋曰歐陽先生押韻釋疑一書惠後學至矣書肆版行漫者凡幾一漫則一新必增數注釋易一標題以快先覩是非可否不暇計焉遂使先生是書以爲有瑕之玉字畫差訛引事重複注音脫漏所以重形先生之三歎也僕不揆膚學輒因暇日取先生原本與書肆本三復參挍先推字畫之本原次明監注之無有至于釋文之詳略援引之是非則又加考訂焉誤者正之疑者辨之其不倫者次序之筆者千餘條削者亦如之雖未盡善視舊本稍精密焉可以

助場屋之一得可以續先生之前志索居討論倏焉三載豈無違闕改而正諸實有望于當世歐陽先生云景定甲子上元日

朱彝尊跋曰韻書自陸法言孫愐後經丁度等審定韻略禮部以之頒行惟其略也故孫諤毛晃黃啟宗黃積厚張貴謨等代有廣益景定間廬陵進士歐陽德隆輯釋疑五卷以便場屋之士隋唐以來之分部未嘗紊也契丹僧行均譔龍龕手鑑三卷本之華嚴三十六字母蒲傳正帥浙西首刊是書而鄭樵六書略以為聲經音緯韻學始備由是韓道昭之五音集韻黃公紹之韻會舉要東冠以公洽冠以夾而淳祐

中劉淵又并二百六部爲一百七部舉隋唐以來之分部舍先民之章程顛到其倫次羣變而入浮屠氏之學可乎不可乎是編猶未改韻書分部之舊訓必有徵字必有紐何嘗不精且啓學者守之以當圭臬作爲詩賦無害于辭勿戾于義斯可矣若必專心四聲七音之微妙然後可以言詩此六一居士所云儒釋不兩能者已萬歷中重編內閣書目云是編嘉熙間四明余天柱曾雕于嘉禾郡齋

四庫全書提要曰宋紹定庚寅廬陵進士歐陽德隆譔景定甲子郭守正增修守正字正已自號紫雲山民永樂大典所引紫雲韻即此書也初德隆以禮部

韻略有字同義異義同字異者與其友易有開因監本各爲互注以便程試之用長陽袁文焴爲之序後書肆屢爲刊刻多所竄亂守正因取徳隆之書參以諸本爲删削增益各十餘條以成此書前載文焴序次守正自序次重修條例次紹興新制次韻字沿革次前代名姓有無音釋之疑次韻略音釋與經史子音釋異同之疑次韻略字義與經史子字義異同之疑次經史子訓釋音義異同之疑次本韻字異義異經史子合而一之之疑次兩韻字同異義而無通押明文者次出處連文兩音之疑次押韻經前史後之疑次經史用古字今字之疑次有司去取之疑次世

俗相傳之誤次賦家用韻之疑次疑字次字同義異
次正誤次俗字皆列卷首其每字之下先列監注次
列補釋次列他韻他紐互見之字詳其音義點畫之
同異而辨其可以重押通用與否多引當時程試詩
賦某年某人某篇曾押用某字考官看詳故事以證
之每韻之末列紹興中黃啓宗淳熙中張貴謨等奏
添之字或常用之字而官韻不收者如㮣㯳之㯳諸
字則注曰官韻不收宜知考證頗爲詳密但孰爲德
隆注孰爲守正之所加不復分別未免體例混淆耳
別本禮部韻略注文甚簡與此不同而亦載文焴守
正二序及重修條例十則然其書與條例絕不相應

疑本佚其原序而後人移掇此書以補之也別本首載淳熙文書式數條列當時避諱之例甚詳此本無之然如慶元中議宏字殷字已祧不諱可押韻不可命題紹興中指揮以威字代桓字如齊威晉威之類可用不可押丁丑福州補試士人押齊威字見黜諸條又較淳熙諸式爲詳備名曰釋疑可謂不忝其名矣其書久無刊版此本猶從宋槧鈔出曹寅所刻別本序中闕六字條例中闕二字此本皆完知寅未見此本也

按錢詹事大昕曰華嚴經字母四十二與僧守溫所定之三十六字母迥乎不同華嚴四

十二母梵音也守温三十六母華音也竹垞以三十六母屬之華嚴誤矣又按歐陽德隆韻此書在紹定庚寅王景定甲子袁文焴重刻相去三十四年竹垞謂景定閒德隆輯亦誤

陳氏世昌漢韻

見江西通志

未見

江西通志傳曰宋陳世昌高安人兩中博學宏詞科調復州録事參軍致仕自號大田農著有漢韻一千六百字

周氏京史漢音辨

見江西通志

未見

江西通志傳曰周京字伯寬吉水人咸淳解試直賓諛閤上書詆斥賈似道棄官歸元初屢徵不起著有史漢音辨

韓氏孝彥四聲篇海

千頃堂書目十五卷

存

黃虞稷曰孝彥字允中道昭父

天祿琳瑯曰改併五音類聚四聲篇金韓道昭著十

五卷前明憲宗序次昭兄道昇序并重編雜部一篇五音改併增添明頭號樣一篇目錄後附重篇併部依三十六母再題之圖書後附金寶慶補音篇列部之字一篇道昭字伯暉松水人其書成于金章宗泰和八年係取玉篇類篇等書之字併改部次別以五音系以三十六字母蓋宗婆羅聲音之學者此本爲明成化十年所刊憲宗序稱其上下縱橫律度精密有益學者特命工繡梓以廣其傳故撫印精良迥殊坊本

四庫全書提要曰孝彥字允中真定松水人是編以玉篇五百四十二部依三十六字母次之更取類編

及龍龕手鏡等書增雜部三十有七共五百七十九部凡同母之部各辨其四聲爲先後每部之內又計其字畫之多寡爲先後以便於檢尋其書成於明昌承安間道泰和戊辰孝彥之子道昭改併爲四百四十四部韓道昇爲之序殊體僻字靡不悉載然舛謬實多徒增繁碎道昇序稱泰和八年歲在彊圉單閼考泰和八年乃戊辰而曰彊圉單閼則丁卯矣刻是書者又記其後云崇慶巳丑新集雜部至今成化辛卯刪補重編考崇慶元年壬申明年即改元至寧曰己丑者亦誤道昭又因廣韻改其編次爲五音集韻十五卷明成化丁亥僧文儒等校刊二書合稱篇韻

類序篇謂孝彥所編以玉篇爲本韻謂道昭所編以
廣韻爲本二書共三十卷較之他本多五音類聚經
指目錄餘無所增損云

按是書改并唐韻分部次第于每韻中各以
字母分紐蓋道昭因其父孝彥未成之編續
加修定

宋氏濂篇海類編

續通考二十卷

存

續通考曰篇海類編二十卷舊題宋濂撰屠隆訂正
濂字景濂浦江人元至正末召爲編修不就洪武中

官至翰林學士承旨隆字長卿鄞縣人萬歷進士官禮部主事明史文苑傳附見徐渭傳中謹案是書致爲舛陋且書中所引如田汝耔湯顯祖輩皆不辯漈以後人其爲謬妄不辨可知所稱屠隆訂正者亦託名也

四庫全書提要曰其書取韓道昭五音篇海以部首之字分類編次舛陋萬狀無論宋濂本無此書即以所引之書而論如田汝耔都俞李登湯顯祖趙銘章楠楊時喬劉孔當趙宧光皆明正德至萬歷時人濂何從見之至於以趙撝謙列林罕李陽冰閒旣有一

鄭樵注曰著六書略又有一鄭漁仲注曰字仲明夾

孫人他如以玉篇爲陳新作以韻會箋爲黃紹作以高似孫爲高衍孫以洪武正韻爲毛晃作以古文字號爲馬融作鄭元注以五聲韻爲張有作以別字十三篇爲孫强作以六書精蘊爲孫愐作殆於醉夢顚到病狂譫語屠隆雖不甚讀書亦不至此殆謬妄坊賈所託名也

韓氏道昭五音集韻

千頃堂書目十五卷

存

道昭自序曰聲韻之學其來尚矣書契旣造文籍乃生然訓解之士猶多闕焉迄於隋唐斯有陸生長孫

之徒詞學過人聞見甚博丁晁同劉臻輩探賾索隱劉深致遠取古之所有今之所記者定為切韻五卷析為十策夫切韻者蓋以上切下韻合而翻之因為號以為名則字統字林韻集韻略不足比也議者猶謂注有差錯文書漏誤若無刋正何以討論則唐韻所以修焉宋撫羣言撮其樞要六經之文自爾煥然九流之學在所不廢古人之用心為如何哉嘗謂以文學為事者必以聲韻為心以聲韻為心者必以五音為本則字母次第其可忽乎故先覺之士其論辨至詳推求至明著書立言蔑無以加然愚不揆度欲修飾萬分之一是故引諸經訓正諸訛舛陳其字母

序其等第以見母牙音爲首終於來日字廣大悉備靡有或遺始終有倫先後有別一看如指諸掌庶幾有補於初學未敢併期于達者已前印行音韻既增加三千餘字玆韻也方之於此又以龍龕訓字增加五千餘字焉是以再命良工謹鏤佳板學者覩之目擊而道存時崇慶元年歲次壬申長至日序

楊士奇五音集韻跋曰古五音集韻三冊禮部侍郎高密儀公所惠此書出北方學者不獨於音韻易正亦可以多識字

王世貞書後曰改併五音篇者金老儒韓孝彥允中病古集字之未精因改玉篇歸于五音逐三十六母

之中取字而次子道昭後與其子德恩猶子德惠增
王德圭增訂之加詳焉書成於金章宗之泰和八年
而孝彥之猶子道昇序之者也其書未辨出道昭或
德恩德惠手小楷法種種精妙吾不知于吳彩鸞優
跡何如南渡以後斷無儷之者蓋章宗時古文盛極
而孽自書成之歲告殂其國日尋於干戈以至於亡
毋暇及典籍翰墨之事矣此書幸不泯滅化而吾又
幸得之異日戒兒曹刻梓以從三倉凡將急就之後
與廣韻韻會並傳寧不一大快事也

黄虞稷曰道昭字伯暉集韻崇慶元年壬申敘重編
其父書泰和八年丁卯韓道昇敘

天祿琳琅曰改併五音集韻金韓道昭著十五卷前
昭兄道昇序前書以字母分排此書以聲韻分排而
每韻中亦各以字母分紐皆因其父孝彥未成之編
續加修定者道昇序作于金崇慶元年則道昭此書
係後前書五年而成是本撫印頗佳以從金時原版
翻刻者也

又曰改併五音集韻篇目同前此書即前板撫印之
時亦不相遠惟紙墨稍差耳書中有楊鉌印記未詳
其人

又曰重刻改併五音集韻金韓道昭編十五卷前載
金崇慶元年原序次唐郭知元孫愐唐韻舊序二篇

後附明沙門眞空貫珠集八卷劉序又眞空直指玉鑰匙門一卷夏元序五音集韻目餘前標題稱至元庚寅重刊目錄後標題又稱成化庚寅重刻而各卷首標題則稱正德乙亥亦有稱正德丙子者其第十五卷之末行總標正德乙亥春日重刻至丙子孟秋完頗疑目錄所記年月前後何以懸殊且成化庚寅距正德乙亥已閱四十六年之久亦覺相去太遠及觀書中版心下方往往載出貲刻書姓氏大半皆御馬監中官員太監目錄與各見所載略同則所標至元或係沿元時刊本之舊其標成化者或係爾時集貲未竣僅刊目錄而止至正德間始獲成書遂以舊

存目錄湊合其仍爲一版可知且姓氏上有稱僧官者其爲沙門集貲刊本又可知矣劉聰作貫珠集序時雖稱宏治戊午而夏元之序作于正德癸酉越二年卽爲乙亥則貫珠集之與五音集韻同刊不更彰彰乎貞空自號訥菴始末無考劉聰稱其於經史子集之外凡荒徼重譯如象胥天竺諸域元言梵典如雲笈楞嚴諸經悉撥剔纂采條分類合又爲歌訣詞法以槩諸首夏元亦稱其子舊本芟繁就簡取易去難隱不深刻聲不聱牙一槩之餘卽得止宿則訥菴于聲韻之學深契其理矣劉聰江西宜春人登成化十四年進士第見太學題名碑夏元未詳其人作序

時官湖廣京山縣令

四庫全書提要曰金韓道昭字伯暉眞定松水人世稱以等韻顛到字紐始於元熊忠韻會舉要然是書以三十六母各分四等排比諸字之先後已在其前所收之字大抵以廣韻爲藍本而增入之字則已集韻爲藍本考廣韻卷首云凡二萬六千一百九十四言集韻條例云凡五萬三千五百二十五言新增二萬七千三百三十一言是書亦云凡五萬三千五百二十五言新增二萬七千三百三十言合計其數較集韻僅少一字殆傳寫偶脫廣韻注十九萬一千六百九十二字是書云注三十三萬五千八百四十言

新增十四萬四千一百四十八言其增多之數則適
相符合是其依據二書足爲明證又廣韻注獨用同
用實仍唐人之舊封演聞見記言許敬宗奏定者是
也終唐之世下迄宋景祐四年功令之所遵用未嘗
或改及丁度編定集韻始因賈昌朝請改併窄韻十
有三處今廣韻各本儼移豏檻之前釅移陷鑑之前
獨用同用之注如通殷于文通隱于吻皆同集韻顯
行後竄改致舛是書改二百六韻爲百六十而併忝
於琰併檻於豏併儼如范併梵如豔併鑑如陷併儼
如梵足證廣韻原本上去聲末六韻之通爲二與平
聲入聲不殊其餘如廢不與隊代通殷隱焮迄不與

文吻問物迺尙仍唐韻之舊未嘗與集韻錯互故十三處犂然可考尤足訂重刊廣韻之譌其等韻之學亦深究要渺雖用以顛到音紐有乖古例然較諸不知而妄作者則尙有間矣

按是書取玉篇類篇等書之字改併部次別以五音系以三十六字母盡宗婆羅聲音之學者

毛氏麾平水韻

山西通志書目

佚

山西通志曰毛麾字牧達平陽人大定十六年舉學

行特賜進士出身授校書郎入教官拔歷大常博士終于同知沁州軍事有平水集行世

王氏文郁平水新刋韻畧

五卷

存

錢大昕跋曰向讀崑山顧氏秀水朱氏蕭山毛氏毘陵邵氏論韻謂今韻之併始于平水劉淵其書名曰壬子新刋禮部韻畧訪求藏書家邈不可得未審劉淵爲何許人平水何地也頃吳門黄蕘圃孝廉得平水新刋韻畧元槧本余假讀之前載正大六年己丑季夏中旬河間許古道眞叙其畧云平水書籍王文

郁攜新韻見頤菴老人曰稔聞先禮部韻略或譏其嚴且簡今私韻歲久又無善本文郁留意隨方見學士大夫精加校讐又少添注語不遠數百里敬求韻引是此韻爲文郁所定也卷末有墨圖記二行其文云大德丙午重刊新本平水中和軒王宅印是此書初刻于金正大巳丑重刻于元大德丙午其云中和軒王宅或即文郁之後耶其前列聖朝頒降貢舉程式則延祐設科以後書坊遂漸添入又御名廟諱一條稱英宗爲今上皇帝可驗此書爲至治閒印本也又附壬子新增分毫點畫正誤字三葉壬子新彫禮部分毫字樣三葉此壬子者未知其爲淳祐之壬子

歟當元憲宗時未有年號抑皇慶之壬子與攷正大已丑在淳
祐壬子前二十有四年而其時已併上下平聲各爲
十五上聲二十九去聲三十入聲十七則不得云併
韻始于劉淵豈淵竊見文郁書而翻刻之耶又其時
南北分裂王與劉既非一姓刊版又不同時何以皆
併平水論者又謂平水韻併四聲爲一百七韻陰時
夫始併上聲拯韻入迥韻據此本則拯等之併平水
韻已然矣劉書既不可得見此書亦題有書錄姑識
所疑以諗後之言韻者

又曰許叙併平水書籍王文郁初不能解後讀金史
地理志平陽府有書籍其倚郭縣平陽有平水是平

水卽平陽也史言有書籍者葢置局設官于此元太宗八年用耶律楚材言立經籍所于平陽當是因金之舊然則平水書籍者文郁之官儞耳劉淵亦題平水而黃公紹韻會凡例又儞爲江北劉氏平陽與江北相距甚遠何以有平水儞是又可疑也

黃氏 玠 纂韻錄

見浙江通志

未見

浙江通志傳曰元黃玠字伯成慈溪人學無所不通卜居弁山與趙文敏游著有纂韻錄

黃氏 公紹 古今韻會

明志三十卷

存

劉辰翁序曰氣者天地母也聲與氣同時而出有聲即有字字又聲之子也人生不至乎孩而始誰亦不能不誰也誰而谷誰而嫡方言各不相通而爲父母一也傑是而協於聲者方次第出焉猶弟兄不可知所可知者其初必出於一也故謂一大爲天可謂天爲天天不知也謂天爲佗年切愈不知也其誰爲之耶又推天以至於星某某以至於山某某呼而若吾應焉者或者具猶孩也雖謂人字之可也而非人字之也十三卦未畫而有名豈惟有名而舟車杵臼莫

不皆有其物其先有是字而後有物乎其物從字乎今人以指事會意爲差而不知形聲之皆意惟聲者自然而然然且有無字之聲而未有無聲之字及其字也猶一舉首而得其爲天而意常後之故制字之初未必人爲之也天也今人知字而不能知聲故意之意之而聽於東冬淸靑也惘然而不敢易猶聾耳而信目遶壁也而不相往來不知韻者出於律律之生也有合故律娶妻淸濁易知也半未易知也半又半如雙生必有所從受不可紊也故文家尙意儵知律之子母則得之韻者猶未生前吾嘗欲譜以著邵氏皇極經世之所由生而病未能非不能譜不能切

也拔公得頡濱老子解以爲不意暮年見此奇特彼
解老不至是吾於在軒黃公紹韻會三叫奇特云其
書有律呂次第有幹枝損益而又會萬理歸一本經
史訛傳以王字誤筆誤遠之爲天地變化近之爲人
物情性又近之爲文章樂府無不合節獨待其一韻
韻不勝舉充類至消息盈虛將與易相表裏與風角
鳥占爲胥易枝吾豈慮世運運世之不可知哉惜也
江閩相絕望全書如不得見不知刻成能寄之何日
徙閩端以極作述之意如此然有一恨鄭夾漈謂梵
音行於中國而吾夫子之經不能過拔提河一步者
以字不以聲也今車同軌行同倫獨書未同文耳得

韻會而聲同聲同字有不可同者乎胡僧細韻與佛
經字母極天下之不能言者言使其得吾字而習之
有不能乎天下聲同書同其必自韻會始此萬世功
也勉成之壬辰十月望日廬陵劉辰翁序
張鯤序曰初愚谷李子謂子鯤曰余徧覩韻書多矣
未有善於古今韻會者也夫古今韻會編自昭武黃
直翁氏上本說文中參籀古下極隷俗以至律書方
技樂府方言經史子集六書七音靡不研究聲音之
學其不在茲乎乃者鎭江之板殘廚書幾淪沒不傳
也嗟夫子鯤曰然鯤有佳本藏之久矣盍刻諸時則
十有四年冬愚谷李子提學江西迺請之撫臺聽湖

秦中丞巡臺容峯陳侍御僉曰可焉於是鳩工重刻其明年春三月甲子梓人告成事當是時愚谷李子則又司業南雍行矣予鯤適帶理學政因覽而嘆曰竊聞司馬君實云備萬物之體用者存乎字包衆字之形聲者存乎韻是故字韻也者悉備三才之道禮樂刑政之所由生也粤自六經有韻語無韻書五方之音各以韻叶耳獨異梁有沈子約也創以吳音制爲類韻而聲音之道次第稱病矣唯武夷吳棫者出方能采摭經傳輯纂韻補由是字學稍稍復古而用者稀罕焉迨我太祖高皇帝龍飛入年召命詞臣樂部鳳宋濂諸學士大夫刋定洪武正韻以括舉一切

補韵者五十家之偏陋以風同文而學士大夫一時號稱博學並以韵會爲之證據然後經生學子始知韵會者藝圃之寶也嗟乎當今聖人撫世稽古右文制禮作樂文苑宗工道園哲匠莫不奮筆飈言作爲詞賦詩歌以鳴國家之盛是書也家藏一帙下以破沈吳元宋之蔽上以接漢魏唐虞之響或者因字沿聲更定律呂之正於以被金石而薦郊廟其縱橫之助實與正韻相表裏豈曰小補乎哉載考韻會之集蓋以禮部韻略禮韻續絳禮韻補遺毛氏韻增平水韻增綴集舊業勒成一家者也韻略元收九千五百九十字續絳則增一百八十三字補遺則增六十一

字毛晃則增一千七百一十字劉淵則增四百三十六字公紹則增六百七十六字統計韻會凡萬有二千六百五十二字云

楊士奇韻會跋曰歐陽永和在閩中寄惠此書凡五冊於讀書爲支其助益多矣王介甫云人閑暇不若看韻書其有以哉

閻若璩與戴唐器書曰承諭大加討論讀當廣韻以其備也作詩須韻會以上平十五下平十五上聲三十去聲三十入聲二十七適得古今之宜若廣韻上平十六下平十六上聲三十一去聲三十三入聲十九今作詩者遵用之乎即宋禮部韻略上下平上入

三聲同韻會而去聲三十一今作詩遵用乎惟今俗本韻書上聲二十九漏去二十五拯則不可從耳復讀顧氏音學五書心花怒生背汗浹出不知新城王侍郎何以痛掃幾無一足取正恐能詩未必通韻學也又考正韻凡例云平水劉氏上平十五韻下平十五韻上聲三十韻去聲三十韻入聲十七韻共一百七韻黃氏韻會本之只查韻會看便已

按劉序稱公紹韻會又韻會舉要凡例稱公紹編輯熊忠舉要則韻會爲公紹作舉要爲

熊忠作

熊氏忠古今韻會舉要

千頃堂書目三十卷

存

忠自序曰六經有韻語無韻書五方之音各以韻叶也自南史沈約譔類譜而四聲不相爲用隋陸法言等制韻書而七音遂譌逆李唐聲律設科韻略下之禮部進士詞章非是不在選而有司去取決焉一部禮韻遂如金科玉條不敢一字輕易出入中更名公鉅儒皆有科舉之累而焉得議其非獨於私作詩文間用古韻讀者已聱牙不能以句音學之失久矣宋省監申明儒紳論叶韻累集注殆且五十餘家率皆承舛襲謬以荷決科之便造韻者既未嘗盡括經傳

之音釋韻者又専以時文爲據或言經作某字韻無此字不可用或言經本某音監韻此字下無注押者非至使人寧背經音無違韻注其敝可勝言哉它又未暇論也同郡在軒先生黄公公紹慨然欲正千有餘年韻書之失始稡字書作古今韻會大較本之說文參以籀古隸俗凡將急就旁行剪落之文下至律書方技樂府方言靡所不究而又檢以七音六書凡經史子集之正音次音叶音異辭異義與夫事物倫類制度纖悉莫不詳說而備載之浩乎山海之藏也僕辱館公門獨先快覩且日竊承緒論惜其編帙浩瀚四方學士不能徧覽隱屏以來因取禮部韻畧增

以毛劉二韻及經傳當收未載之字別爲韻會舉要一編雖未足以紀綱人文亦可以解舊韻之惑矣其諸條貫具如凡例雖然聲音之起而樂生焉古聖人之以音爲律有以也言語文字云乎哉今之人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反區區取信於沈陸自得之私誠不知其可也姑陳梗槩以俟來哲歲丁酉日長至

邵長蘅曰古今韻會舉要三十卷元邵武黃氏公紹編輯熊氏忠舉要前有廬陵劉辰翁武陽熊忠二序劉序題壬辰十月蓋元世祖至元廿九年也至順二年又敕應奉翰林文字余謙校正有翰林學士前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李術魯翀序是書分併

依劉氏壬子韻略字僅增六百餘而箋注摭摭頗博卷袠比舊增十五雖復病其太繁訛誤時有要之於韻學不爲無補獨其字次先後尼七音三十六母之說考之舊韻顛到錯糅亨常謂唐宋韻部分亡於劉音紐亂於黃蓋紀實也

四庫全書提要曰忠字子忠昭武人案楊愼丹鉛錄謂蜀孟昶有書林韻會元黃公紹舉其大要而成書故以爲名然此書以禮部韻略爲主而佐以毛晃劉淵所增併與孟昶書實不相關舊本凡例首題黃公紹編輯熊忠舉要而第一條即云今以韻會補收闕遺增添注釋是韻會別爲一書明矣其前載劉辰翁

韻會序正如廣韻之首載陸法言孫愐序耳亦不得
指爲要爲公紹作也自金韓道昭五音集韻始以七
音四等三十六母顚到唐宋之字紐而韻書一變南
宋劉淵淳祐壬子所刊禮部韻畧始合併通用之部
分而韻書又一變忠此書字紐遵韓氏法部分從劉
氏側兼二家所變而用之而韻書舊第至是盡變無
遺其字母通考之首拾李涪之餘論力排江左吳音
洪武正韻之鹵莽此已肵其兆矣又其中今韻古韻
漫無分別如東韻收𦵔字先韻收西字之類雖舊典
有徵而施行頗駭所注文繁例雜亦病榛蕪惟其援
引浩博足資考證而一字一句必舉所本無臆斷僞

譏之處較後來明人韻譜則尙有典型焉

按韻會本黃公紹精其書考證羣籍卷帙頗繁館客熊忠因就而約之并取宋禮部韻略毛晃劉淵先後所定三本及經傳當收未載之字入焉謂之舉要而今本又載至順二年文宗勅應奉翰林余謙校正孛术魯翀稱其刋正補削根據不苟則又似經余更定者

孫氏吾與韻會定正

一 千頃堂書目四卷

存

黃虞稷曰洪武正韻既行太祖以其字義音切未能

盡嘗命翰林院重加校正學士劉三吾言前太常博士孫吾與編定本宋儒黃公紹古今韻會凡切字必祖三十六母音韻歸一圖以其書進帝覽而善之賜名曰韻會訂正洪武二十三年十月刊成頒行之吾與字子初豐城人前元翰林待制歸明授太常博士充殿試考官後隨靖寧侯葉昇征南歸卒

錢曾敏求記曰孫吾與韻會定正四卷國初閣本影鈔豐城孫吾與譏平聲不分上下別作一公二居三觚四江等二十五韻上聲別作一礦二矩三古四港等二十五韻去聲別作一貢二據三固四絳等二十五韻入聲別作一穀二覺三葛四戛等一十三韻反

切不用沈約韻母時踏西江士首寻未之敢以爲允也吾與字之初國初爲太常博士今題名錄以字行并爲正之

方氏日升韻會小補

千頃堂書目三十卷

存

黄虞稷曰日升字子謙永嘉人萬歷甲辰李維楨等敘

四庫全書提要曰日升字子謙永嘉人萬歷間館於京山李維楨家成此書維楨門人周士顯令建陽時刻之韻會原收一萬二千六百五十二字是書一從

其舊無所增減惟每字考其某音爲本音某義爲本義其餘音義次第附後注文多所增益凡一字有數音者列於前如止有一音者則云獨音列於後若字在他韻而可讀入此韻者則云古讀可叶入此韻者則云古叶亦並附於後其捜討頗勤於原書之外多有援引辯正然亦時有譌誤如一東曨字橦字曨字之類皆引說文不知爲徐鉉新附字實說文本書所無又如韻會稷字注引周禮注四秉曰筥十筥曰稷十稯曰秅不知此儀禮聘禮之文鍐字註引後漢輿服志金稷不知與服志本作鍐音亡范切凡此類多未能駮正其他古音古讀舛謬尤多顧炎武音論譏

其勞昏吻費簡冊有甚於前人者亦非無故云然矣
錢大昕跋曰此書雖因黃公紹之本而增注倍之可
稱博洽之士王元美贈詩但稱其能詩奕品在第二
似幾之乎覘子謙然子謙謁元美金陵時元美已垂
老得假館李本寧所當由元美之力而此書之成則
元美已不及見矣

釋信受韻會增注

千頃堂書目

未見

黃虞稷曰信受嘉定縣僧爲常州都綱

劉氏鑑經史正音切韻指南

千頃堂書目一卷

存

鑑自序曰聲韻之學其來尚矣凡窮經傳史以聲求字必得韻而後知韻必得法而後明法必得傳而後通識諸韻之總括訂字之權衡也雖五十之音均同一致孰不以韻爲則焉但能歸韻母之横竪審清濁之重輕即知切脚皆有各派聲音妙用本乎自然若以浮淺小法一槪求切而不究其原者尋亦未敢輕議其非但恐施於誦讀之間則習爲蔑裂矣略如符忍切腎字時掌切上字同是濁音皆當呼如去聲郤將上字呼如清音賞字其蹇切件字其兩切强字亦

如去聲又以强字呼如淸音丘仰切硗字然則亦以時忍切如哂字其蹇切如遣字可乎倘因疑致思而欲叩其詳者止是淸濁之分也又如符羈切如肥字本是皮字都江切如當字本是椿字士魚切如殊字本是鋤字詳里切如洗字本是似字此乃門法之分也如是誤者豈勝道哉其雜稱齋祭稱賣粥稱韭字之類乃方言之不可憑者則不得已而姑從其俗至讀聖賢之書首貴乎知音其可不稽其本哉其或稽者非口授難明幸得傳者歸正隨謬者成風以致天下之書不能同其音也故僕於暇日因其舊制次成十六通攝作檢韻之法析繁補隙詳分門類幷私述

元關六段總括諸門盡其蘊與名之曰經史正音切韻指南與韓氏五音集韻互為體用諸韻字音皆由此韻而出也末兼附子音動靜顯與朋友共之庶為斯文之一助云爾至元二年歲在丙子良月

錢曾敏求記曰經史正音切韻指南一卷至元二年丙子良月關中劉鑑士明序云僕于暇日因其舊制次成十六攝作檢韻之法詳分門類并私述元關六段末兼附字音動靜爲斯文之一助耳

戴震書後曰世之傳書論字母等韻者多不本所始何歟其法以唐之季釋守溫爲斷稱之若無足徵信然流俗惑於字母之云疑聲音文字諒由母滋生況

其又假古人所謂宮商角徵羽自文以取重哉前乎守溫有辨字五音法凡十字五音聲論凡四十字皆與字母三十六參互齟齬而宋時之以三十六分隸脣齒喉舌牙與近所傳復違異劉士明是編獨有取於金韓道昭五音集韻次成十六通攝辨其開口呼合口呼其譜之也橫爲字母三十六從爲平上去入暨一二三四等則一等洪大二等次大三四俱細而四尤細其以配五音也牙爲角舌爲徵脣爲羽齒爲商喉爲宮方未有四聲之前就用韻比類區分擬於五音魏書江式傳言呂忱弟靜放故左校令李登聲類之法作韻集五卷宮商龣徵羽各爲一篇是也齊

永明中周彥倫沈約始以平上去入製韻平聲字繁韻爲上下徐景安樂書乃曰凡宮爲上平商爲下平角爲入徵爲上羽爲去逮宋人競傳字母則譏江左譔韻詩識四聲不識七音近又或析等韻之四成五韻五音乃在是者於是五音之說岐而傅會益無施不可余以謂皆非也虞夏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古之所謂五聲宮商角徵羽也者非以定文字音讀也凡一字則函五聲誦歌者欲大不踰宮細不過羽使加後之人膠於一字謬配宮商將使詩者此字用商彼字用宮合宮商矣有不失其性情違其志意乎惟宮商非字之定音而字字可宮可商以

爲高下之節抑揚之序故他者寫其性情而諷之者宛轉高下以成歌樂語言文字其音讀本乎師承者有定而及夫歌以永其言大而爲宮細而爲羽無一定也學病於後人皮傅焉嗚呼此古義之所以漸失其本歟

四庫全書提要曰鑑字士明自署關中人關中地廣不知隸籍何郡縣也切韻必宗等子司馬光作指掌圖爲粉本而參用四聲等子增以格子門法於出切行韻取字乃始分明故學者便之至於開合二十四攝內外入轉及通廣偏狹之異則鑑皆略而不言殆立法之初已多挂礙糾紛故姑置之耶然言等韻者

至今多稱切韻指南今姑錄之用備彼法沿革之由原本末附明釋真空直指玉鑰匙一卷驗之即真空編韻貫珠集中之第一門第二門不知何人割裂其文綴於此書之後又附若愚直指法門一卷詞指拙澀與貫珠集相等亦無可采今並刪不錄焉

劉氏鑑經史動靜字音

千頃堂書目一卷

未見

楊士奇序曰經史動靜字音蓋以便教初學者然今南方學者多忽略不究余在武昌遇之張從善所故特錄以歸時洪武甲戌歲也又二十五年月日識

无名氏四聲等子

述古堂書目一卷

存

序曰切詳夫方殊南北聲皆本於喉舌域異竺夏談豈離於脣齒由是切韻之作始乎陸氏關鍵之設肇自智公傳芳著述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致使元關有異妙旨不同其指元之論以三十六字母約三百八十四聲別爲二十圖畫爲四類審四聲開闔以權其輕重辨七音清濁以明其虛實極六律之變分入轉之異遞用則名和音（徒紅切東字）傍求則名類隔（補微切非字）同歸一母則爲雙聲（和會切會字）同出一類則

爲疊韻(商量切商字)同音而分兩切者謂之憑切(求人切神字丞眞切脣字)同音而分兩韻者謂之憑韻(巨宜切其字巨祁切稽字)無字則點窠以足之謂之寄聲韻缺則引隣韻以寓之謂之寄韻按圖以索二百六韻之字雖有音無字者猶且聲隨口出而況有音有字者乎遂得吳楚之輕淸就聲而不濫燕趙之重濁克體而絕疑而不失於大中至正之道可謂盡善盡美矣近以龍龕手鑑重校類編于大藏經函帙之末復慮方音之不一脣齒之不分旣類隔假借之不明則歸母協聲何由取準遂以此附龍龕之後今舉眸識體無擬議之惑下口知音有確實之決冀諸覽者審而察焉

錢曾敏求記曰古四聲等子一卷即劉士明切韻指南曾一經翻刻冠以元人熊澤民序而易其名相傳等子造于觀音故鄭夾漈云切韻之學起自西域今僧徒尚有習之者而學士大夫論及反切便瞪目無語相視以爲絕學矣

四庫全書提要曰不著撰人名氏錢曾讀書敏求記謂即劉鑑所作之切韻指南曾一經翻刻特易其名今以二書校之若辨音和類隔廣通侷狹內外轉攝振救正音憑切寄韻憑切喻下憑切日寄憑切及雙聲疊韻之例雖全具於指南門法玉鑰匙內然詞義詳略顯晦迥然不牟至內攝之遍止遇果宕曾流深

外攝之江蟹臻山效假梗咸十六攝圖雖亦與指揮同然此書會攝作內八而指南作內六流攝此書作內七指南作內八皆小有不同至以江攝外一附宕攝內五下梗攝外七附曾攝內六下與指南之各自爲圖則爲例迥殊雖指南假攝外六附果攝內四之下亦間併二攝然假攝祇歌麻二韻歌麻本通故假得附果若此書之以江附宕則不知江韻東冬不通陽唐以梗附曾則又誤通庚蒸爲一韻似不出於一手矣又此書七音綱目以幫滂並明非敷奉微之脣音爲宮影曉匣喻之喉音爲羽頗變玉篇五音之舊指南五音訣具在未嘗以脣爲宮以喉爲羽亦不得

混爲一書切韻指南卷首有後至元丙子熊澤民序稱古有四聲等子爲傳流之正宗然而中間分析尙有未明關西劉士明著書曰經史正音切韻指南則劉鑑之指南十六攝圖乃因此書而革其宕攝附江曾攝附梗之誤此書實非鑑作也以字學中論等韻者司馬光指掌圖外惟此書頗古故並錄存之以備一家之學焉

小學考卷三十三終

男 學崇 學坰 校字

小學考卷三十四

資政大夫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廣西南康謝啟昆編

聲韻六

陳氏元吉韻海

見全蜀藝文志

佚

李惠序曰近世儒先以韵書首於江左其理未竟論者疑焉夫聲與韵文字之自然童歌巷語肇於唐虞旁叶偶傳與君臣賡歌相表裏非若今世拘拘然以清濁爲高下論也小學廢已久言六書皆本於許慎或者謂揚雄太元奇字與許氏不合皆其私臆殊不

知屈氏而下若司馬諸賦其不易解辨豈亦其所自製故昌黎韓子謂凡爲文宜畧識字則世所謂許學者苟趨省易實秦相斯之學也按魏李登始爲聲韻增益衍廣實原七均七均之說成於江左江左之文綺而萎其於韵若法律爲師條分目析錙銖之不可混也降於隋唐守其說而莫之變能變者宋惟吳棫氏今世所行唐韵博極羣籍之要見於其序而近世附益終莫能已噫學其果有止也邪眉山陳君元吉少以春秋試有司第一南極交廣以游夫幽冀之平衍搜奇尊聞包絡攟拾因韻以廣卒爲是書名曰韻海班然而居編懸在庭各得其職雖第而輕重之衡

律呂也屬辭比事春秋之教殆猶其微與昔顏魯公

爲韻海鏡原集古今韻字凡三百餘卷識者謂其摭

華撮要該於理著四庫散落不具而今也卒俟君以

成合流納汙愈遠愈淸至於海者百川之功聚也敢

諵所聞而因以序之

朱氏宗文蒙古字韻

四庫全書目二卷

存

四庫全書提要曰宗文字彥章信安人前有劉更序

又稱爲朱巴顏蓋宗文嘗充蒙古字學弟子故別以

蒙古語命名也案元史釋老傳元初本用威烏爾字

案威烏爾原作畏吾兒今改正以達國言至世祖中統元年始命帝師製蒙古新字其字僅千餘其母凡四十有一其相關紐而成字者則有韻關之法其以二合三合四合而成字者則有語韻之法而大要以諧聲爲宗字成語須行天下又於州縣各設蒙古字學教授以教習之故當時頗有知其義者宗文以蒙古字韻者與聲合而諸家漢韻率多譌誤莫知取舍因重爲校正首列各本誤字及重入漢字次列總括變化之圖次字母三十六字次篆字母九十入字次則以各蒙古字分韻排列始一東迄十五麻皆上冠蒙古文下注漢文對音先平聲而以上去入聲每一蒙古字以漢字

音注自四五字至二三十字末附廻避字樣一百六十餘字葢文移案牘通行備檢之本也元代國書國語音釋久已傳譌宗文生於至正間雖自謂能通音譯而以南人隔膜之見比附推尋實多不能脗合即如陶宗儀輟耕錄載元國字以可侯字爲首而是書又依韻會以見經堅訇字爲首其字母已不相合而元史旣稱首有二合三合四合之法而此書乃用直對而不用切音甚至累數字以釋一音清濁重輕毫無分別又字皆對音而不能翻譯成語觀元史及諸書所載蒙古字詔旨行移皆能以國語聯屬成文是當日必別有翻譯之法而是書棄末之及遂至湮沒

而不可復考葢其時朝廷旣無頒行定式官司胥吏輾轉傳習舛謬相仍覩於國姓之卻特而譌作奇渥溫載之史冊則其他錯互大槩可知且刊本久佚今所存者惟寫本其點畫旣非鈔胥所能知其舛誤亦非文士所能校不過彷彿鉤摹依稀形似尤不可據爲典要我

國家同文正治邁越古今

欽定元史蒙古國語解考訂精確凡相沿之踳謬盡已闢剔無遺傳譌之本竟付覆瓿可矣

李氏宏道蒙古韻類

見王義稼村類藁

未見

王羲序曰余嘗見唐段成式歷述自古至今字體之意竊意今之人不復見古之字李君宏道袖蒙古韻編示余字之古莫古於此矣然嘗聞之倉頡爲作字之始頡生於禪通之紀在獲麟前二十七萬六千餘年管夷吾取無懷氏封禪之說是文字已在伏羲之前序書者謂文籍生於伏羲何耶要知字始於蒼頡至周宣王時始變而字始不古迨秦而八體之字興甄豐作六體書而古文居其一奇字則又與古字異篆書爲程邈所作佐書卽秦時之隸又如繆篆所以摹印鳥蟲書所以書幡信字愈不古矣宏道韻編之

作其以古字之古而教今人以古乎姑以今韻觀之
上平聲爲門廿八下平聲爲門廿九上聲爲門五十
五去入兩聲爲門共九十有四多乎哉以古韻求之
則特十五門而止四聲可全用者三聲二聲可通用
者一聲獨用者皆出於中嗚呼不多也求字於聲者
如此又擇字之形相似者爲一類總而言之字母止
三十二嗚呼歛之則三十二散之則十百千萬字之
古莫古於蒙古矣雖然此特論字體之古耳周禮以
地官司徒掌邦教保氏隷於司徒其職以六書教國
子宏道以蒙古韻編教人且欲使今知字者皆知字
之古以三十二字而括十百千萬之字括十百千萬

之字而教十百千萬之人視保氏之功爲優其有功于字學豈小小哉使孔安國生於今不致時人無能知者之笑嗚呼字言之文也韻言之聲也非字無以成韻非編韻無以徵字雖然宏道教人以韻編更自

司馬公切韻法始

無名氏北韻

見劉辰翁須溪集

未見

劉辰翁序曰字出於聲制於氣皆物之自然者所謂天命非意之也蘇老泉以物之懸於空中首高而尾下於是權衡生焉夫物之初也何莫不然道生於一

而縱横離合長短左右生焉是謂字獨嘗疑草書之作起於漢省然狡獪髣髴誰能家至戸曉而揣摹習之雖倉頡之初苟非出於形聲情性之所近將如坰戈泉貨國異世異雖今莫能盡識故方言優亞常有聲分之字而無其字者直未制耳譬之日用十三卦之後隨時制氣何限而皆有已成之字極猥陋而無不具其物陳之吾前亦無不可識故曰自然者天也及至孫亮爲之武氏創之則不旋踵而廢無他意之也凡釋之而論類不通者皆意之也世道反古横行到置賥迒亥午乃有北韻南來簡便同文又勝昔之韻畧函三於一事省物備夫文者不以律次則亦何

不可者東平朱簿刻而布之如昭爰歷復滴喜爲言其初漢文帝病士大夫應對多不實故對字去口千餘年如此而士口甚願從此省别約三章

牟氏應龍五經音考

見虞道園學古録

未見

虞集譔牟伯成墓碑曰公諱應龍字伯成家于吳興擢咸淳辛未進士入元終上元主簿著有五經音攷若干卷

鄭氏介夫韻海

千頃堂書目

未見

邵氏光祖韻書

千頃堂書目四卷

未見

黄虞稷書錄曰光祖字宏道吳人

李氏士康免疑字韻

千頃堂書目四卷

未見

李氏世英韻類宇鑑序作類韻

千頃堂書目三十卷

未見

黃虞稷曰世英字伯英長洲人

江南通志李世英字伯英長洲人精書學作韻類三十卷以字爲本音爲幹義訓爲枝葉自一而二井然不紊凡十年成書從子文仲又本說文作字鑑

顏堯煥撰李文仲字鑑序曰伯英李君酷嗜古書旁搜遠紹作類韻三十卷閱十載甫脫藁用心良苦余爲敘其始末未及鋟梓而伯英下世矣

干文傳字鑑序曰梅軒處士李君嘗訓其子伯英曰吾聞經典中用字類多假借非止一音凡有疑必須究諸字書參之訓詁毋怠伯英謹受教故其平日所讀經史傳記諸子百家之書遇有字同而音異者未

嘗不深求博采遠引旁證必使音義瞭然而後已如是者有年手鈔成帙于是著爲一書名曰類韻示不忘先訓也至治改元甫脫稾鄉先生前進士顏公敬學爲之敘未幾而伯英歿伯英由儒入吏終漕府令史

魏氏溫甫正字韻綱

千頃堂書目五卷

存

黃虞稷曰溫甫官廣東僉事凡字之謬者以小篆古體正之

楊氏桓書學正韻

千頃堂書目三十六卷

未見

四庫全書提要曰恒旣著六書統六書遡原又依韻編次是書兼以字母等韻各分標一二三四以辨其聲之高下然或有或闕體例不一所列之字兼存篆隸二體逐字之下注云統形統聲統意統注者見於六書統者也注云原指原形原聲原意原注者見於六書遡原者也指卽指事形卽象形聲卽諧聲意卽會意注卽轉注省其文耳其所分韻曰大槩因集韻之舊而稍有訂改如眞韻三等合口呼麕囷䐃筠等字移入於諄諄韻四等開口呼遂字移入於眞則眞

與諄一爲開口呼一爲合口呼兩不相雜陸法言以魂痕次元後許敬宗等遂注三韻同用是書移魂痕於前與眞諄文欣爲一類移元於後與寒桓刪山先僊爲一類於古音以侈斂分二部者亦各從其類然一以今讀移舊部一以古音移今韻雖言之有故執之成理究不免變亂之嫌至於平聲併臻於眞少一韻目而入聲不併櫛於質且隱韻櫬韻內二等開口呼齔齔等字不知其即臻櫛之上去聲是四聲一貫之故猶未盡知其亦好爲解事矣

夏氏泰亨詩經音考

佚

宏治紹興府志曰夏泰亨字叔通會稽人領鄉薦官

翰林院編修

杜氏本華夏同音

千頃堂書目

未見

陶宗儀綴耕錄曰杜清碧先生本字伯原有所編五

聲韻自大小篆分隸眞草以至於外蕃書及國朝蒙

古新字靡不收錄題曰華夏同音至正壬午中書奏

修三史以翰林待制聘先生起至武林辭疾不行盤

桓久之浙省平章康里之山公巎巎時來訪一日詆

及聲律之學因問國字何以用可候此喉音也有音無字字爲首先生曰正如嬰兒初墮地時作此一聲乃得天地之全氣也平章甚說服

周氏德清中原音韻

千頃堂書目一卷

存

德清自序曰青原蕭存之博學工於文詞每病今之樂府有遵音調作者有增襯字作者有陽春白雪集德勝令花影壓重簷沉烟裊繡簾人去青鸞杳春嬌酒病懨眉尖常瑣傷春怨忺忺的來不待忺綉唱爲羞與怨字同押者有同集殿前歡白雲窩二段俱八

句白字不能歌者有板行逢雙不對襯字尤多文律俱謬而指時賢作者有韻脚用平上去不一一云也唱得者有句中用入聲不能歌者有歌其字昔非其字者令人無所守泰定甲子存之托友張漢英以其說問作詞之法於予予曰言語一科欲作樂府不正言語欲正言語必宗中原之音樂府之盛之備之難莫如今時其盛則自搢紳及閭閻歌詠者衆其備則自關鄭白馬一新製作韻共守自然之音字能通天下之語字暢語俊韻促音調觀其所述曰忠曰孝有補於世其難則有六字三韻忽聽一聲猛驚是也諸公已矣後學莫及何也葢其不悟聲分平仄字別陰

陽夫聲分平仄者謂無入聲以入聲派入平上去三聲也作平者最爲緊切施之句中不可不謹派入三聲者廣其韻耳有才者本韻自足矣字別陰陽者陰陽字平聲有之上去俱無上去各止一聲平上去有三聲有上平聲有下平聲上平聲非指一東至二十八刪而言下平聲非指一先至二十七咸而言前輩爲廣韻平聲多分爲上下卷非分其音也殊不知平聲字字俱有上平下平之分但有有音無字之別非一東至刪皆上平一先至咸皆下平聲也如東紅二字之類東字下平聲屬陰紅字上平聲屬陽陰者即下平聲陽者即上平聲試以東字調平仄又以紅字

調平仄便可知平聲陰陽字音又可知上去二聲各
止一聲俱無陰陽之別矣且上去二聲施於句中施
於韻脚無用陰陽惟慢詞中僅可曳其聲爾此自然
之理也妙處在此初學者何由知之乃作詞之膏肓
用字之骨髓皆不傳之妙獨予知之屢嘗揣其聲病
於桃花扇影而得之也呼考其詞音者人人能之究
其詞之平仄陰陽者皆無有也彼之能遵音調而有
協音俊語可與前輩頡頏所謂成文章曰樂府也不
遵而增襯字名樂府者自名之也德勝令繡字怨字
殿前歡入句自字者若以繡字是珠字誤看則烟字
唱作去聲爲沉宴裊珠簾皆非也呵呵忺忺者何等

語句未聞有如此平仄如此開合韻腳德勝令亦未聞有八句殿前歡此自己字之開合平仄句之對偶短長俱不知而又妄編他人之語奚足以知其妍媸歟嗚乎言語可不究乎以板行謬語而指時賢作者皆自爲之詞將正其己之是影其己之非務取媚於市井之徒不求知於高明之士能不受其惑者幾人哉使眞時賢所作亦不足爲法取之者之罪非公器也韻腳用三聲何者爲是不思前輩某字某韻必用某聲卻云也唱得乃文過之詞非作者之言也平而仄仄而平上去而去上去上而上去者諺云鈕折嗓子是也其如歌姬之喉咽何入聲于句中不能歌者

不知入聲作平聲也歌其字音非其字者合用陰而陽陽而陰也此皆用盡自己心徒快一時意不能傳久深可哂哉深可憐哉惜無有以正其語便其作而使成樂府恐起爭端斜爲人之學乎因重張之請遂分平聲陰陽及撮其三聲同音兼以入聲派入三聲如碑字次本聲後葺成一帙分爲十九名之曰中原音韻并起例以遺之可與識者道

李祁序曰天地有自然之音非安排布置所可爲也以安排布置爲之者人也非天也天地既判而人與之並列焉草木生焉禽獸居焉凡具形色肖貌於天地之間者莫不有聲焉有聲則音隨之矣淸濁高下

抑揚徐疾何莫而非自然之音哉聲音具而歌詠興虞廷載賡三百之篇之權輿也商頌周雅漢惠以來樂府之根柢也當是時也韻書未作而作者之音調諧婉俯仰暢達隨其所取自中節奏亦何莫而非自然之音哉韻書作而拘忌多拘忌多而作者始不如古矣古之詩未有律也而律詩自唐始精於律者固已有之至杜工部而雄傑渾厚掩絕今古然以比之漢魏諸作則意趣風格葢亦有不然者矣古之賦自唐始朝廷以此取士鄉老以此訓子競競焉較一字於毫忽之間以爲進退予奪之機組織雖工排偶雖切而牽制局捉磔裂以盡人之才故自律賦既作廹

今六七百年之間而曾無一篇可傳於後世曾無一字可益於世教凡若此者皆韻書之詒患也嗟乎韻書之作也果何人哉使其果聖人也則吾不可得而議也使其非聖人也則亦安得而盡信之哉孟子之於武城取其二三策而其言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夫以聖人之書而孟子猶未之盡信而况於後之書乎况若沈氏之書者乎今且直以一方之音而欲行之於天下以一人之見而欲行之於萬世偏仄固陋遂謂成書使後之人遵而用之如衆工之守繩墨小吏之持法令斬之乎不敢少有遷移吁亦可歎也已予自幼入小學學詩常怪夫東冬之不相通也淸靑之

不相用也則執以問諸師師曰此有清濁非爾所知及長而益疑則又以質諸鄉之先輩則鄉之先輩亦有疑之者矣疑之而著而爲書者有之矣恨世變莫知所存亦莫能憶究其說常往來於懷高安周德清通音律善樂府舉沈氏之書而洗空之考其原流指其疵繆特出已見以陰陽定平聲之上下而向之東冬鍾江等韻皆屬下平以中原之音正四方之音而向之混綴范犯等字皆歸去聲此其最明白而易見者它亦未暇悉論也葢德清之所以能爲此者以其能精通中原之音善北方樂府故能審聲以知音審音以類字而其說則皆本於自然非有所安排布置

而爲之也使是書行四方則必將使遐邦僻嶠之士咸知以中原之音爲正而自覺其侏離鴂舌之爲可愧矣又推而施之朝廷則必能形諸歌詠播諸金石近之則可追漢代之遺風遠之可以希商周之雅頌而虞廷賡歌之意亦將可以聞其彷彿矣不其盛哉

蔡清序曰盡六合所有者既已各有其字矣然生民之初未有其字先有其聲雖出於人之口其實皆氣機之自動天籟之自鳴究其微有毫髮非人所能爲者後之哲人乃用六法以制其字而含其聲故聲本於氣氣有陰陽五行聲有清濁五音天人一也惟氣之界分不同故五方殊稟而聲亦隨之然天然自有

之中則不容有二也蓋天地之中氣在中國中國之中氣在中州氣得其中則聲得其正而四方皆當以是爲的焉此元高安周德清先生之中州音韻所以爲人間不可無之書也思昔先王之世書必同文文同則聲同其必有以中天下之不中者矣秦漢而下王者不考文及江左音倡而天下無正聲因循千有餘載而我太祖高皇帝始命儒臣大釐正之名曰洪武正韻信有以追先王考文之典而爲萬世不刊之書矣然人知正韻出於當時儒臣承詔之所編定而不知其有得於中州音韻之書者宜多也何以言之虞文靖公一代名儒也嘗受德清先生之書而序之

深許其得音之正而序中所謂吳楚傷於輕浮燕趙失於重濁云云者今正韻凡例中純用之則是當時諸儒之采用其書初無損於諸儒之自得而適足以見其能集衆美以成一代之盛典爲可嘉而德淸先生之功亦於是乎爲不可掩矣顧其書雖爲識者所賞而未及顯行於世况更物以來蠹蝕湮晦復百餘年矣吳興王文璧先生隱居樂道沉潛書史而不廢音韻之學今年九十矣乃能取家藏故本大加訂正視故本爲益精且詳以吾閩憲僉張公某甥也屬爲梓行之適漳守羅侯某及龍溪尹姚君某獲見其書遂請於公以成其事俾請識一言於其端嗟乎是固

天地之中氣正聲之所在而我朝一代盛典所開先者也充其用則被之弦歌可使大樂與天地同和而天下化中者亦未必不於此有取也其可使無傳乎文璧先生以九十之老而留情於此其庶幾漢伏生之風乎而張公輩樂成之是皆能爲斯文出一氣力者也

何瑭序曰中原音韻江西周德淸氏所作也其法謂平分二義入派三聲平分二義則以平聲之字音有抑揚分爲陰陽如荒黃靑晴之類是也調曲之間當用陽字者不可用陰字當用陰字者不可用陽字若失其法則歌喉有碍然此亦世之論耳古法不然也

古人歌詩有叶韻之法蓋借他字之音而歌之也則於字相近而音有抑揚者固可以相借而用之矣況周法謂入派三聲則入聲之字當歌之時亦借爲平上去聲而歌之矣拘於平聲而不拘於入聲抑豈得爲通例乎然則周氏蓋亦知音而未達者也獨其所述十二曲條猶可考見古樂之彷彿觀者亦不可盡廢之耳嗚呼禮失而求之野此其得已也哉予既著管見後得見神樂觀所具中和樂譜乃知合四一尺上工卽五音之别名但四淸有黃鐘太呂太簇夾鐘而無林鐘與管見不合然四淸全無用疑傳久有誤蓋與五音相生之法不合也姑記於此備參考云

祝允明重刻中原音韻序曰有文韻有詩韻有詞韻
曲韻有古韻有今韻古韻出於六經作文者用之古
選詩用之今韻出於沈氏近體詩用之詞始於唐盛
於宋以迄于今其用韻猶詩也惟金元北曲乃用所
謂中原之韻葢因其國都在幽燕之區河洛相去不
遠其方言如是也故爲其言者每詆詩韻之偏而爲
詩者則至今猶不從之我洪武聖人亦旣命儒碩定
正韻如其說矣詩韻姑未論若北調之製可不嚴於
此耶余也好樂故嘗自負知音謂四十年接賓友無
一人至此者頗有言樂之書玆未遑似諸人每浩歎
今日事惟樂爲大壞未論雅部秪日用十七宮調識

其美劣是非者幾士數十年前尚有之今殆絕矣不幸又有南宋温浙戲文之調殆禽噪爾其調果在何處噫嘻陋哉大何王將軍廷瑞俊邁士也旣刻詩韻復欲取周德清中原韻入板以示予予爲之喜甚凡正音之說德清全書言之甚詳因稍爲括取要旨數節授之令列諸前庶覽者可得其槩也繕畢就梓稍引之云爾

張萱疑耀曰周德清在元時自爲知音者故嘗著中原音韻今所行洪武正韻多宗之余故有侍兒工琵琶嘗譜太和正音止有平上去三聲而無入聲余竊疑之不知其與周德清之音韻實暗合也德清北人

其所著音韻皆北聲故以六爲籥以國爲鬼謂之中原之音可乎至四聲而闕入聲尤爲謬妄聲之有平上去入猶天之有元亨利貞地之有東南西北也闕一其可乎故余所梓太和正音譜曰北雅以此

四庫全書提要曰德清字挺齋高安人是書成于泰定甲子原本不分卷帙考其中原音韻起例以下即列諸部字數正與作詞起例以下即列作詞諸法合葢前爲韻書後爲附論畛域顯然今據此釐爲二卷以便省覽其音韻之例以平聲分爲陰陽以入聲配隸三聲分爲十九部一曰東鐘二曰江陽三曰支思四曰齊微五曰魚模六曰皆來七曰真文八曰寒山

九曰桓歡十曰先天十一曰蕭豪十二曰歌戈十三曰家麻十四曰車遮十五曰庚青十六曰尤侯十七曰侵尋十八曰鹽咸十九曰廉纖葢全爲北曲而作考齊梁以前平上去無別至唐時如元稹諸人作長律尙有遺風惟入聲則各自爲部不叶三聲然如檀弓稱子辱與彌牟之弟游注謂文子名木緩讀之則爲彌牟又古樂府江南曲以魚戲蓮葉北韻魚戲蓮葉西注亦稱北讀爲悲是以入叶平已萌於古又春秋盟於蔑穀梁作盟於昧春秋定姒卒公羊作定弋卒是亦方言相近故上去入可以轉通也北音舒長遲重不能作收藏短促之聲凡入聲皆讀入三聲自

其風土使然樂府既爲北調自應歌以北音德清此譜葢亦因其自然之節所以作北曲者沿用至今言各有當此之謂也至於因而掊擊古音則拘於一偏主持太過夫語言各有方域時代遞有變遷文章亦各有體裁三百篇中東陽不叶而孔子象傳以中韻當老子道經以聾韻盲此參用方音者也楚騷之音異於風雅漢魏之音異於屈宋此隨時變轉者也左思作三都賦純用古體則純用古音及其作白髮賦與詠史招隱諸詩純用晉代之體則亦純用晉代之音沈約詩賦皆用四聲至于冠子祝文則化字乃作平讀又文章用韻各有體裁之明證也詞曲本里巷

之樂不可律以正聲其體昉於唐然唐無詞韻凡詞韻與詩皆同唐初回波諸篇唐末花間一集可覆按也其法密於宋漸有以入代平以上代平諸例而三百年作者如雲亦無詞韻間或參以方音但取歌者悅耳而已矣一則去古未遠方音猶與韻合故無所出入一則去古漸遠知其不合古音而又諸方各隨其口語不可定以一格故均無書也至元而中原一統北曲盛行既已別立專門自宜各爲一譜此亦理勢之自然德淸乃以後來變例據一時以排千古其傎殊甚觀其瑟注音史塞註音死今日四海之內寧有此音不又將執以排德淸哉然德淸輕詆古書所

見雖謬而所定之譜則至今爲北曲之準繩或以變
亂古法詆之是又不知樂府之韻本於韻外別行矣
故錄存其書以備一代之學而併論其原流得失如
右
徐氏〓中原音韻注釋
千頃堂書目
未見
樂氏韶鳳等洪武正韻
明志十六卷
存
明史樂韶鳳傳曰韶鳳字舜儀全椒人博學能文章

洪武三年授起居注六年拜兵部尚書改侍講學士

八年帝以舊韻出江左多失正命與廷臣參考中原

雅音正之書成名洪武正韻

宋濂奉勅序曰人之生也則有聲聲出而七音具焉

所謂七音者牙舌唇齒喉及舌齒各半是也智者察

知之分其清濁之倫定爲角徵宮商羽以至於半商

半徵而天下之音盡在是矣然則音者其韻書之權

輿乎夫單出爲聲成文爲音音則自然協和不假勉

强而後成虞廷之賡歌康衢之民謡姑未暇論至如

國風雅頌四詩以位言之則上自王公下逮小夫賤

隷莫不有作以人言之其所居有南北東西之殊故

所發有剽疾重遲之異四方之音萬有不同孔子刪詩書皆堪被之弦歌者取其音之協也音之協其自然之謂乎不特此也楚漢以來離騷之辭郊祀安世之歌以及於魏晉諸作曷嘗拘於一律亦不過協比其音而已自梁之沈約拘以四聲八病始分爲平上去入號曰類譜大抵多吳音也及唐以詩賦設科益嚴聲律之禁因禮部之掌貢舉易名曰禮部韻畧遂至毫髮弗敢違背雖中經二三大儒且謂承襲之久不欲變更縱有患其不通者以不出於朝廷學者亦未能盡信唯武夷吳棫患之尤深乃稽易詩書而下達于近世凡五十家以爲補韻新安朱熹據其說以

易三百篇之音識者雖或信之而韻之行世者猶自
若也嗚呼音韻之備莫踰於四詩詩乃孔子所刪舍
孔子弗之從而唯區區沈約之是信不幾於大惑歟
恭惟皇上稽古右文萬幾之暇親閱韻書見其比類
失倫聲音乖舛召詞臣諭之曰韻學起於江左殊失
正音有獨用當併爲通用者如東冬淸靑之屬亦有
一韻當析爲二韻者如虞模麻遮之屬若斯之類不
可枚舉卿等當廣詢通音韻者重刊定之於是翰林
侍講學士臣樂韶鳳臣宋濂待制臣王僎修譔臣李
叔允編修臣朱右臣趙壎臣朱廉典簿臣瞿莊臣鄒
孟達典籍臣孫蕡臣荅祿與權欽遵明詔研精覃思

壹以中原雅音為定復恐拘於方言無以達於上下質正於左御史大夫臣汪廣洋右御史大夫臣陳寧御史中丞臣劉基湖廣行省參知政事臣陶凱凡六謄稾始克成編其音諧韻協者併入之否則析之義同字同而兩見者合之舊避宋諱而不收者補之注釋則一依毛晃父子之舊勒成一十六卷計七十六韻共若干萬言書奏賜名曰洪武正韻勅臣濂為之序臣濂竊惟司馬光有云備萬物之體用者莫過于字包衆字之形聲者莫過于韻所謂三才之道性命道德之奧禮樂刑政之原皆有繫於此誠不可不慎也古者之音唯取諧協故無不相通江左制韻之初

但知縱有四聲而不知衡有七音故經緯不交而失立韻之原往往拘礙不相爲用宋之有司雖嘗通併僅稍異於類譜君子患之當今聖人在上車同軌而書同文凡禮樂文物咸遵往聖赫然上繼唐虞之治至於韻書亦入宸慮下詔司臣隨音刊正以洗千古之陋習猗歟盛哉雖然旋宮以七音爲均均言韻也有能推十二律以合八十四調旋轉相交而大樂之和亦在是矣所可愧者臣濂等才識闇劣無以上承德意受命震惕罔知攸措謹拜手稽首序於篇端於以見聖朝文治大興而音韻之學悉復於古云

楊士奇洪武正韻跋曰洪武正韻我太祖皇帝命儒

臣刊定之書一洗江左以來千載拘僻之陋而復諸
古盛哉刻板在太學吾家所有總四冊
黃虞稷曰太祖以舊韻起于江左多失正音乃命翰
林侍講學士樂韶鳳與諸廷臣以中原雅音核之洪
武七年三月書成詔頒行天下
四庫全書提要曰書成於洪武八年濂奉敕爲之序
大旨斥沈約爲吳音一以中原之韻更正其失併平
上去三聲各爲二十二部入聲爲十部於是古來相
傳之二百六部併爲七十有六其注釋一以毛晃增
韻爲稾本而稍以他書損益之蓋歷代韻書自是而
一大變考隋志載沈約四聲一卷新舊唐書皆不著

錄是其書至唐已佚陸法言切韻序作於隋文帝仁壽元年而其著書則在開皇初所述韻書惟有呂靜夏侯該陽休之周思言李季節杜臺卿六家絕不及約是其書隋時已不行於北方今以約集詩賦考之上下平五十七部之中以東冬鐘三部通虞魚模三部通庚耕清音四部通蒸部登部各獨用與今韻分合皆殊此十二部之仄韻亦皆相應他如入咏詩押韋字入微韻與經典釋文陳謝嶠讀合梁大壯舞歌押震字入真韻與漢書敘傳合早發定山詩押山字入先韻君子有所思行押軒字入先韻與梁武帝江淹詩合冠子祝文押化字入麻韻與後漢書馮衍傳

合與今韻收字亦頗異濂序乃以陸法言以來之韻指爲沈約其謬殊甚法言切韻序又曰昔開皇初有儀同劉臻等八人同詣法言門宿論及音韻以今聲調既自有別諸家取舍亦復不同吳楚則時傷輕淺燕趙則多傷重濁秦隴則去聲爲入梁益則平聲似去江東取韻與河北復殊因論南北是非古今通塞欲更捃選精切除削疏緩蕭顏多所決定魏著作謂法言曰向來論難疑處悉盡我輩數人定則定矣法言卽燭下握筆畧記綱紀今廣韻之首列同定八人姓名曰劉臻顏之推魏淵盧思道李若蕭該辛德源薛道衡則非惟韻不定於吳人且序中江左取韻語

語已深斥吳音之失安得復指爲吳音至唐李涪不加深考所作刊誤橫肆譏訐其誣實甚濂在明初號爲宿學不應沿謁踵謬至此葢明太祖既欲重造此書以更古法如不誣古人以罪則改之無名濂亦曲學阿世強爲舞文耳然原流本末古籍昭然天下後世何可盡掩其目乎觀廣韻平聲三鍾部恭字下注曰陸以恭蜙縱等入冬韻非也葢一紐之失古人業已改定又上聲二腫部湩字下注曰冬字上聲葢冬部上聲惟此一字不能立部附入腫部之中亦必注明不使相亂古人分析不苟至於如此濂乃以私臆妄改悍然不顧不亦傎乎李東陽懷麓堂詩話曰國

初顧錄爲宮詞有以爲言者朝廷欲治之及觀其詩集乃用洪武正韻遂釋之此書初出亟欲行之故也然終明之世竟不能行於天下則是非之心終有所不可奪也又周賓所識小編曰洪武二十三年正韻頒行已久上以字義音切尙多未當命詞臣再校之學士劉三吾言前後韻書惟元國子監生孫吾與所纂韻會定正音韻歸一應可流傳遂以其書進上覽而善之更名洪武通韻命刊行焉今其書不傳云云是太祖亦心知其未善矣其書本不足錄以其爲有明一代同文之治例而不載則韻學之沿革不備猶之記前代典制者雖其法極爲不善亦必錄諸史冊

因不能泯滅其迹使後世無考耳

李氏巖 洪武正韻玉鏈釋義

千頃堂書目二卷

未見

無名氏正韻玉鏈釋義

千頃堂書目二卷

未見

黄虞稷書錄曰萬歷甲戌叙不知何人

龔氏時憲 洪武正韻注疏

千頃堂書目十六卷

未見

黄虞稷書錄曰時憲太倉州人

周氏嘉棟正韻彙編

千頃堂書目四卷

存

四庫全書提要曰嘉棟字隆之黄州人萬歷己丑進士官至監察御史其書取洪武正韻以偏傍分八十部所分之部與部中所列之字皆以字畫多少爲序每字之下仍各注曰某韻特因韻書之本文編爲字書以便檢尋無所損益其分部頗多乖迕至於乃字母字之類以爲無偏旁之可歸編爲雜部附於末尤不考古義矣

任氏世鐘 正韻統宗一作任鐘

千頃堂書目四卷

未見

童氏漢臣 正韻便覽

千頃堂書目四卷

未見

楊氏時偉 正韻牋

千頃堂書目十六卷四庫全書目四卷

存

四庫全書提要曰是書前有崇禎辛未自序大旨以

洪武正韻不行於當代故因其原本增注於下謂之

補牋又取吳棫韻補陳第古音考諸書所據古書之音附於各韻之後謂之古音又取熊忠韻會舉要楊慎丹鉛錄諸書所收字增附於韻後謂之逸字其用意頗勤然洪武正韻分合舛誤窒礙難通雖以天子之尊傳國十餘世懸是書為令甲而終不能行於天下二百六七十年之終若存若忘無人置議時偉乃於舉世不用之中出奇立異冀以匹夫之力顛到千古之事是非抑亦難矣且所注古音雜取吳棫陳第二家不知其體例各别所收逸字不能究廣韻集韻之原僅據楊慎等之書尤為疎畧所補牋亦皆輾轉稗販如日在木中為東此許慎所引官溥說明載於

說文而乃引鄭樵通志足知非根本之學矣

劉氏正韻類鈔

見畢自嚴石隱園藏稿

未見

畢自嚴序曰太祖高皇帝因休文韻多用吳音命宋學士輩輯爲洪武正韻音律本中原注釋羅經史其六書之總括斯道之指南乎閱覽之士披載籍而未諳輒思檢音義于正韻迨手是編又復汪洋郤顧莫測津涯何也字旣未習則噤不知所呼其何以別聲而辨韻耶近世刻有海篇直音雖覺直截易於檢覓而其音律或與正韻時有牴牾兼以注釋潦畧令人

不無掛一漏萬之歎岷山分在窮荒僻衷甚渺獨有正韻類鈔鏤板儲之有司余因得寓目焉先以行析字類隨以韻冠字顛字緣區分音隨字注釋義臚列靡遺別韻旁出附見參合正韻海篇二書而益之俾按形作字者不勞餘力而可獨照數計至便也岷山一學者苦無師承其於音韻點畫往往謬宮商而淆亥豕則是書尤岷山士人對症之藥顧原刻不列纂輯姓氏而梨棗歲久亦多損剥散佚者余訪之故老十廻前任憲副京山劉公偕諸文學所輯書也

朱氏睦㮮正韻偏旁

千頃堂書目一卷

未見

明史諸王傳曰鎮國中尉睦㮮字灌甫鎮平王諸孫幼端穎及長被服儒素覃精經學所撰有韻譜五卷學者稱爲西亭先生

朱氏睦㮮韻譜

千頃堂書目二卷明志五卷

存

朱氏權瓊林雅韻

千頃堂書目一卷

存

黃虞稷曰正統辛酉序

浙江采集書錄曰瓊林雅韻一冊明寧獻王權撰刪并卓氏中州韻存十九字母各系于四聲下

朱氏載堉韻學新說

見河南通志

未見

河南通志傳曰朱載堉鄭藩恭王長子謚端清世子所著有韻學新說切韻指南

朱氏載堉切韻指南

見河南通志

未見

按載堉明史有傳言其篤學有至性著樂律

書

趙氏撝謙聲音文字通

焦氏經籍志三十二卷

佚

撝謙自序曰夫平上去入謂之聲四聲必貫沈氏平東上董去送入屋之類則非矣角徵宮商羽謂之音七音有序沈氏前東後公冬東異處之類則非矣依類象形隨體詰詘而畫其迹者獨體謂之文合體謂之字六義相資自夫程邈造隸王次仲制分趨省易而文字破壞則代益非矣

又曰此書積二十年然後成凡一百卷王仲廸以爲

痛掃前人之譌謬一洗千載之陋習西村顧先生亦
謂其功不在孟氏闢異端之下至永樂初年太宗文
皇帝詔藏祕閣以爲國家考文之重典由是天下皆
知其學則前所謂屈塞必有伸通之語有是証矣
李東陽懷麓堂詩話曰陳公甫論詩專取聲最得要
領潘應昌嘗謂予詩宮聲也予訝而問之潘言其父
受於鄉先輩曰詩有五聲全備者少惟得宮聲者爲
最優葢可兼衆聲也李太白杜子美之詩爲宮韓退
之之詩爲角以此例之雖百家可知也予初欲求聲
於詩不過心口相語然不敢以示人聞潘言始自信
以爲先得我心天下之理出於自然者固不約而同

也趙撝謙嘗作聲音文字通十二卷未有刻本本入內閣而亡其十一止存總目一卷以聲統字字之於詩亦一本而分者於此觀之九信門人輩有聞于言

必讓于曰莫太曳漏天機否也

浙江采集書錄曰明瓊山教諭餘姚趙謙誤大抵本張行成皇極通變祝泌經世鈐之說而推之審音辨聲著爲圖譜分配卦象其義深而難明此書流傳絕少焦氏經籍志作三十二卷明史藝文志及黃氏千頃堂書目作一百卷或聞見互異耳今本無序目可查首有缺頁從蒙卦起并失第九第十第十一第十二卷不知海內何有足本否

四庫全書提要曰摛謙是書乃所定韻譜也考皇極經世聲音唱和圖日月星辰凡一百六十聲爲體數去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體數四十八得一百一十二爲日月星辰之用數水火土石凡一百九十二音爲體故去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體數四十得一百五十二爲水火土石之用數摛謙此書則取音爲字母聲爲切韻各自相配而注所切之字於上凡有一音和以十聲葢因邵子之圖而錯綜引伸之然以一卦配一音又以一卦配十聲使音與聲爲唱和卦與卦爲唱和欲於邵子經世圖之外增成新義而不知於聲音之道彌滋穿鑿殊無足取焦竑筆乘載摛謙

殁後其門人柴廣敬以是書進於朝未及版行明史藝文志載是書爲一百卷此本僅存三十二卷葢别本之流傳者然卷首起自一之世亦殘闕之書不足取證以敗楮視之可矣

沈氏宗學增補廣韻

千頃堂書目

未見

黃虞稷曰宗學吳人與王賓善詹孟舉偁其正書爲明時第一人

沈氏宗學七音字母

千頃堂書目

未見

止菴韻畧易通

述古堂書目一卷

存

錢曾曰韻畧易通一卷正統壬戌九月光和道人止菴編韻畧易通成而序之編以早梅詩一首凡二十字爲字母標題于上郎各韻平聲爲子調于下得一平聲字則上去入一以貫之故曰易通叉分前十韻爲四聲全者後十韻爲無入聲者覽之心目了然止菴不知何人覩其書可以免羊芊之笑矣

釋通四聲韻

浙江通志書目

未見

按是書本見宏治紹興府志

釋竹川集韻

浙江通志書目

未見

浙江通志曰杭州祥符戒壇寺僧集劉基序

小學考卷三十四終

男學塽學垙挍字